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八百六十五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注鄭司農云二千五

百家為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

焉以歸謂之夏州疏釋曰一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

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

教謂十二教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
令皆治之注釋曰二千五百家為州者雖無正文約則
有之案上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案

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

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

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音義

屬音燭注

下皆

疏釋曰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灋者謂

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修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罰而懲戒之注釋曰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

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

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音義

會如字注同

疏

釋曰上云歲時皆謂

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者凡讀灋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灋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

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繹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凡州之大祭

祀大喪皆泣其事注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

大夫於是卒者也泣臨也疏

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之

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祀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喪也云皆泣其事者二者州長皆臨其事也注釋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禋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

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一州一黨一族
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

若國作民而師

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注致之

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疏

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

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

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云掌其

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師帥

故還使州長掌之也注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謂州

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

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因為師帥者若衆屬軍

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

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

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

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

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音義

重直用反

疏

釋曰既不

終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
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
課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
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灋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

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注廢興所

廢退所興進也鄭司農云贊助也疏

釋曰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

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音義

治直吏反族師治令同

疏

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

及四時之孟

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

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音義

數所角反疏釋曰及

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注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灋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禘并正歲一年七度讀灋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灋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灋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

澶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
四度讀澶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
也數春秋祭禋亦如之注禋謂雩禋水旱之神蓋亦為壇

位如祭社稷云音義

禋禋敬反

疏

釋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禋神也注

釋曰鄭知禋謂雩禋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禋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禋之皆是禋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禋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國索鬼

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祭

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

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

所謂遵音義

蜡仕詐反依字作措為于偽反隙去逆反本又作郤弟音悌下同

疏

釋曰黨正

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於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為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為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

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故不得邊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間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閒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

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
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
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
一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
法義理乃未足徵失於少故云徵失少矣云凡射飲酒
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
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
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
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下觀禮采入時節
案彼經卿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
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
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故大
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
賓相次也者位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
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為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
命為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尊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歲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

乃不齒天子士再命以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以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為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凡其黨之祭

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注其黨之民音

義冠古疏

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與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

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

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瀆治其政事注

亦於軍因為旅帥疏

注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

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州長因為師帥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

其吏而致事疏

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

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正歲

屬民讀瀆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疏

注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

朔日聚衆庶讀瀆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

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

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疏

釋曰案族師職

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及至也族師至三為小耳

及大比亦如之疏

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蒞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注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

為族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

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法疏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於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此族師亦

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所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姻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畧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注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先鄭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故知族百家也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為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旦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春秋祭酺

亦如之注。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立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蜈蚣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

馬音義

酺音步或音蒲。校尸教反。蜈悅全反。蜈覓經反。與音餘。下步與同。祭敬反。本亦作榮。下黨祭

同疏

釋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釋曰。鄭知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

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祭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

正文直以此經令文為正故依之也立謂校人職又有
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醑亦
與人物為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螻螟之醑與人鬼之
步與者以此經云醑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
時有螻螟之醑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醑定當
何醑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
為壇位如雩祭云者上黨祭雩祭鄭云蓋亦為壇位如
祭社稷云已疑祭為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
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
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
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
醑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醑有民
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
其猶醑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醑旅酬相酌似之也
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醑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
醑法醑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

以邦比

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注登成也

定也疏

釋曰云以邦比之灋者案比之灋國家有常故據其常灋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灋也云帥

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則六口為中七口以上為衆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為卿大夫賤為占賣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廢疾謂廢於人事疾病若今癰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者也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駕牛馬輦人挽行皆辨之也

五家

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

國事以相葬埋注相共猶相救相賙音義葬如字劉才郎反埋本或

作狸莫皆反疏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

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

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為十家為聯擬入

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法耳

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
鄭答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之
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
寄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
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

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注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注亦於軍因為卒長

疏

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選使族師為之故鄭云

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弓矢及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又司常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注釋曰亦於軍因為卒長者亦釋經掌其

治令已下亦非衆屬軍吏還是自為卒長者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疏

注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故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

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注祭祀謂州社黨禋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灋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

征暨為既音義

數色主反政如字杜音征會如疏釋曰

歲時者謂歲之四時云各數其閭之衆寡者閭胥各自

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已外施舍

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謂州

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

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灋者上族師已上官尊

讀灋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此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

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即讀法故云既比

則讀灋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令此

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注

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酺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

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

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

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

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衆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

凡事掌其比觶撻罰之事注觶

撻者失禮之罰也觶用酒其爵兕角為之撻扑也故書

或言觶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觶撻罰之事音義

古觶

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卜反疏釋曰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

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觶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觶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觶

撻罰之事注釋曰鄭知觶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

知用兕牛角為觶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觶撻之罰事

杜子春云當言釭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釭撻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從經為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竒裘則相

及注裘猶惡也音義

治直吏反臯本亦作罪裘似嗟反

疏

釋曰比長管五家下士為

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竒裘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裘猶惡也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徙謂不使其

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

所處之吏明無罪惡音義

便婢面反疏

釋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

使伍長從而授之注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
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厭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
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百里內并國中為六
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言或國中之
民出徙郊者先徙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文也云或郊
民入徙國中者欲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從而付
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釋經則從而授之之文也若有
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圍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
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

之注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疏

釋曰

是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
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注釋曰言徙于他
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
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

有授無節此徒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若
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

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

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

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關於出之音義

呵呼何反

又音疏

釋曰總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園土內之也注釋曰上釋出

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似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

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
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者衆
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方義但斷
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斷使合宜仍以仁恩閔念求
得情實閔念出
之故獄城園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注壇謂壇及壝埒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

釋曰

云掌設王之社壇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
邊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
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
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
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注釋曰壇謂壇及壝埒也
者壝埒即壇經不言壇故鄭魚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

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

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

釋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

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壇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釋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

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疏

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

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注將

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

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音義

爲于偽反下同單音丹乘繩證反

疏

釋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

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爲社事單出里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

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阡當
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
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為社丘乘共
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
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
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
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粢
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
社稷為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
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
事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絃共其水彙注飾

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絃著
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

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

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椴狀也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

紛字當以彡為聲音義

福音福紛本又作紉持忍反橐古老反清如字又才性反著直

略反令力呈反抵丁禮反

椴

疏釋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

音加沈一音瑕彡直抵反

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

故飾治使淨也設其福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福于角

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紛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

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橐也注釋曰司農云福衡所

以福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

福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紛著牛

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

漢以前皆謂之紛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紛之

別名今亦謂之為絜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
 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
 時而言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
 子春意福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立
 謂福設于角者福者相福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
 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知設於
 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椹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
 謂之椹故舉之以為况衡者也云水彙給殺時洗薦牲
 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
 始以水彙飲飼水所以洗牲彙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
 牲也云絜字當以多為聲者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多
 但牛絜以麻為之從絲為形以多為聲故云絜字當以

多為
 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

言其肥香以歌神也毛炮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以備

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膾音義

炮薄

交反燭似鹽反去

疏

釋曰言歌舞牲者謂君牽牲入時

起呂反膾徒忍反

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膾也云

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燭去其毛以炮之也

注釋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

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歌神也者解

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

者燭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

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瑾塗孰

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豚

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汙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

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

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

其牲云博碩肥膾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

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注大盟會同之

盟疏

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

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者唯據致殮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注釋曰案覲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為壇於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注音聲五聲合和者疏

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眡瞭職發首云掌凡樂

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以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

此所教者當教眠瞭也其晉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
金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
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
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
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
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
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
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為總目之
語也注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
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
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

教為鼓而辨其

聲用注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

事音義

列反疏

注釋曰鄭云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

鄭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以雷鼓鼓神祀注

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疏

釋曰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案下

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

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注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韞人為臯陶有晉鼓鼗鼓臯鼓三者

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

故知義然也

以靈鼓鼓社祭注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

也疏

釋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

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

以路鼓鼓鬼

享注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音義

享許丈反劉虛讓反牛人

職疏

釋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禘祫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

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

以鼗鼓鼓軍事注大鼓謂之鼗

鼗鼓長八尺音義

鼗扶云反

疏

釋曰案大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

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之等也注釋曰云大鼓謂之

鼗是訓鼓為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鼗鼓

長八尺

以鼗鼓鼓役事注鼗鼓長丈二尺音義

音義疏

釋曰案縣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鼗

鼓兩處義得相兼耳注釋曰丈二尺韞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鼗鼓不得大名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磬鼓亦大可知不可同名為鼗故別以磬鼓為號也

以晉鼓鼓金奏注晉鼓長

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音義

編必疏

釋曰凡作樂則先擊

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擊也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注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韞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者案磬師云擊編鍾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鑄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

以金鐘

和鼓注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音義

錞音淳。碓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

疏

釋曰：謂作樂之時以此金錞和於鼓節也。注釋

曰：錞錞于也者，錞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錞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以金錞節鼓。注錞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

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錞音義。

錞直角反。鉦音征。

疏

釋曰：此謂在軍

之時所用節鼓與鼓為節也。注釋曰：鄭云錞鉦也者，案詩有鉦人伐鼓就而解之，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此依

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鑼對上金鑼作樂為節案彼是公司馬所執也

以金鏡止鼓

注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

鏡且卻音義

鏡女交反秉兵政反本又作柄下同卻起略反

疏

釋曰此案春秋左氏莊公傳曹

歲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鏡注釋曰云鏡如鈴無舌者亦約漢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鳴之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鏡故知執而鳴之又引司馬職鳴鏡且卻者欲見軍卻以金鑼通鼓注鐸大鈴也退時鳴之是止鼓時所用也

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音義

鐸待洛反鈴音零

疏

釋曰

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

擊鼓故云通鼓也注釋曰鐸大鈴亦約漢法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執鐸所引司馬振鐸即兩司馬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帔列

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音義

帔音佛
劉音弗

疏

釋曰上
文神祀

社祭鬼享文俱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帔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帔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帔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注釋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帔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案樂師注帔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凡

軍旅夜鼓鑿注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

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音義

鑿千歷反响本

又作响亦作煦休具反

疏

釋曰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

劉休武反或况冢反

也注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

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

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

三通為晨戒者警眾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

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

軍動則鼓其眾注動且行疏

之時當發故云發响也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注五通發响

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

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

氣鄭云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田役亦如之疏

釋曰田獵

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
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注救日

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青不

鼓音義

青生疏釋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王擊鼓
領反聲大異以救之案太僕職云軍旅田役

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太
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止兩面之
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
用雷鼓八面故太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
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
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
食為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省征季
秋九月日食殺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注釋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譏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大喪則詔大僕鼓注始崩及窆時也疏注釋曰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早暎之事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帟也四方之祭祀謂

四望也早暎之事謂雩也暎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

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立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帟

音義

暎呼但反
翌音皇

疏

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
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

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
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
宗廟之耐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
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釋曰羽析白
羽為之形如帟也者但羽舞用白羽帟舞用五色繪用
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帟也云四方之祭
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
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

四望也云早曠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
又祭法云雩禱祭水旱故知早曠謂雩祭也云曠熱氣
也者以其早時多熱氣又此曠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
者故知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
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
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
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翌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
或為翌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
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
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
其制亦如帔舞若然帔舞
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注野舞謂

野人欲學舞者疏

釋曰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
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

學皆教之以
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小祭祀王玄冕所

祭者興猶作也疏

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立

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立冕若外

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注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立謂牲體完具音

義

蕃音煩牲音全疏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

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供祭祀之牲牲也注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

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

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玄謂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音義

黝於糾反司農音幽

疏

釋曰言凡與下陽祀

陰祀望祀等為目故云凡以廣之也注釋曰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尨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

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
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
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則昊天與崑崙畜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
其方色牲則非此驛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
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
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
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
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
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鈎命決云祭地于
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
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
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
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
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
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

北方故從幽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

凡時祀之牲

必用牲物注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

物疏

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牲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羗羗

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

凡外祭毀事用羗

可也注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

為甗危作鹿杜子春云甗當為毀鹿當為危危謂雜色

不純毀謂甗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音義

危亡江反貉莫霸反甗丘

例反甗普逼反辜

疏

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注釋曰知外祭中有表

音孤禳如羊反

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

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

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

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

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危校人用黃駒者

從地色黃亦據危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也云毀

謂甗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

立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甗辜祭四方百物而

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候禳皆是禱祈除殃

咎非常之祭用羝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

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音義

憚待旦反 疏釋曰

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牲則唯揀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總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

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注謂非時而祭祀者疏

注釋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是非時而

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注公猶官也疏

釋曰

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廡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以授職人而芻之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

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杙可以繫

牛穢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

中而以授養之音義

職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穢同繹音亦徐音夕杙餘式反劉

餘則

疏

釋曰云凡祭祀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

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注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夕

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

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
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
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
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
者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
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繹祭之牛也故郊特
牲云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也云職
讀為櫛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櫛聲
相近誤為職故讀從櫛充人置櫛入地之時櫛櫛然作
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櫛謂之杙者爾雅釋宮文郭注
云槩也云櫛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
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充人乃繫養之令若即以櫛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
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
耳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
言養之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賓客

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

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

若掌客云殷膳太牢音義

積子賜反注同殮音孫

疏

釋曰言凡賓客者謂五等

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禮積膳之牛也注釋曰鄭知牢禮殮饗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

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饗餼

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

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

太牢故云牢禮殮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

道之用遺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

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

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殷膳大牢彼注

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饗食賓射共其

膳羞之牛注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

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音

義

食音嗣下文同冪民狄反折之設反

疏

釋曰饗者享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太牢以食食禮

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作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園壺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

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
 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
 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禮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
 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
 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軍事共其犒牛注鄭司農云犒師

之牛音義

犒苦報反注同

疏

釋曰謂將帥在軍牯犒之賜牛謂之犒牛也注釋曰索左氏傳僖公

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韋先牛十二犒師雖非己之軍師亦是犒師之牛故引

以為證也

喪事共其奠牛注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音義

遣棄戰反

疏

注釋曰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

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
 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

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

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牽傍在轅外輓

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音義

傍薄浪

疏

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共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

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注釋曰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

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傍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傍故鄭覆云人御

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言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

須之器物皆是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注

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盃簋皆器名盃所以盛血簋

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音義

互劉音護徐音牙簋音祭

劉魯討反盛疏

注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今以互與福衡共一彌不可玄

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燭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注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

節氣成疏

釋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者但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

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釋曰云牢閑也者按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黠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總云馬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二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

享先王亦如之疏

釋曰上經天地

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

門使養之注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

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音義散

但反疏釋曰云散祭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素注同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

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

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釋

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

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

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總主王城十二

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令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總官首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

云使守門者
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

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

備近之音義

近附近之近

疏

注釋曰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

牧人選訖始附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
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
漢法以况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
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
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
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膾䟽

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

而從皆云博碩肥膾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

紉而牽之注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

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

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良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

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

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膾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膾謂民

力之普存是其事也

周禮注疏卷十二

周禮注疏卷十二考證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疏一年七度讀灋者○七監
本訛作十今据上下文改正

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族長無飲酒之禮○長當作
師

鼓人以鼗鼓鼓軍事疏案大司馬云春辨鼓鐸○辨監
本訛作執今据原文改正

軍動則鼓其衆注動且行○且或疑作旦者誤

舞師掌教兵舞疏釋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帛也者○
監本脫此句今依注補之

凡小祭祀疏宮中七祀之等○祀監本訛舞此七祀謂
祭法七祀也今改正

周禮注疏卷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六十六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注任

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

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

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

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

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注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衛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素太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

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
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
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
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廛

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
大都之田任疆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
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
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

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
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
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
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
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
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
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
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畷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

畫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

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
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

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

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音義

廛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

古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壘居良反吏為于偽反菰力
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衙反盡津忍反者與音
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同疏釋曰此一經論任
如比徐力二反率音律又音類土之法但天子畿

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壘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
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
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塵里以至牧
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

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概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疆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疆故以疆言之注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縣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得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

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
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
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
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
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
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
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
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
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任仕謂卿大夫已下仕宦得
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
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
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為賈人
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
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
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
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

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勲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疆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蓏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

云樊圃謂之園者太宰九職有園圃毓草木并園言之
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
以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後鄭之意單士
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
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彼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
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
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
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
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
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
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
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
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
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
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
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

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

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
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
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
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
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合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
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
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者
此鄭還釋任意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
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
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一廛田百晦引之者覆破
司農謂廛為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
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
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
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
百里為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
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

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總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

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十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總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
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
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
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
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
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
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
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
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
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
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
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
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

里總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
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
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
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
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
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
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
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去六而存一則十
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
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
分之十三率之也索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
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
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夫六夫六夫六夫六夫六
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
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

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為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為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

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
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為
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
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
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菜五十畝中地家百
畝菜百畝下地家百畝菜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
者以上地有菜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
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
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
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
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六十萬
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
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
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
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
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

百二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
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鄭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訖
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
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
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
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但邦畿千里
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
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乎且
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
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凡任
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
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

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為漆

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立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

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

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有瓜音義

漆本又作

漆音七劉本作黍

疏

釋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地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

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

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園中之地并

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
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
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
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

任甸地已下至任墾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惟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廛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

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廬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廬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廬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廬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義

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羨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羨薄
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
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稅出禾
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
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
國地狹少役賦率暇
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

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

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

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
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儻

布質布罰布麀布孟子曰麀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
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
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
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立謂宅不毛者
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
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
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

音義

儵劉音讒徐才鑒反皆說音悅令疏釋曰以草木力呈反以衣於既反下同間音閑為地毛民有

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說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廬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杜以為布為陳不為布泉此先鄭以彼布

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為泉與杜義異也云廛人職掌
飲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僂布
後鄭云僂讀如祖穗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
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
泉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
為證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
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
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
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立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
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者以夫三為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喪
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
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
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
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是一夫

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
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
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
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
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
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為之旨鄭答
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釋曰閭師徵
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斂六鄉之賦
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
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
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含有貢也
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

賦及九貢疏

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

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釋曰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令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惟牛可為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總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

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案下又陳貢
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
出泉若然案太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
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
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
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太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
穀之等
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
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注貢草木謂葵韭果菰之屬音義

飭音勅畜許
六反下同

疏

釋曰案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
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

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彼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太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

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
唯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閭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
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
無可稅故也其閭民戴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
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出貢不同故分為二
以充八通閭民為九耳注釋曰案太宰注疏材百草根
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
葵韭果蔬百草中可以為木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注

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

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太宰閭民無常職轉移

執事者也轉移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
執事當家塵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
夫口稅之泉也注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
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知
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
案劉琰問戴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

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
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
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
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問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
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
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
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
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
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
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
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
以闕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
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
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
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凡庶民不
九賦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

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

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音

義

衰七回反下同

疏

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情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

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
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
而以詔廢置注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
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

之萊善言近音義

比毗志反
後放此

疏

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
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

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
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
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
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

謂奴婢田菜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菜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其戶口則攷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菜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菜注云下者汙高者菜是菜謂草菜之菜若上地菜五十畷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菜善言近者郊

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畷百
畷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
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
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
直言易者

善言近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

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音

義

卒子

疏

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
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

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
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
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
得法乃作起其衆庶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

合車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
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
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
及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
至者謂帥而
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注物

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音義

良量音

疏

釋曰言造都謂大都

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
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
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釋曰云物謂地所有
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
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注野謂甸稍縣都

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疏

釋曰以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

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
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
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
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
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注委積者廩
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
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

曰積鄉里鄉所居也。難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

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難阨作擽阨。羈作寄。杜子春云

擽阨當為難阨。寄當為羈。音義

遺唯季反。劉音遂。施式反。後施惠皆同。廩良

甚反。易以豉反。疏釋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

擽音難。又音謹。待施惠。此與下為總目也。云鄉里之

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此下數者皆為當年所稅多少

總送帳于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

為恤民之難阨之等也。難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

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

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

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

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
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
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欲使以待賓客也云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
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
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
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以此惠之但羈旅處處
皆有獨于此見惠者以甸地在二百里中于外內有羈
旅皆得取之故獨見于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
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
是也特于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
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
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于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
之事也注釋曰倉解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

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
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
之注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
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
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
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
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
委積所藏者則給糶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
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
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
所用有餘乃移于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
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
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糶阨猶
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

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徙有房
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

市之間有三廬一宿音義

音房劉音雅疏釋曰上經委積隨其

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于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况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况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

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與小人剝廬注云
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于時廬旅

鄭云廬舍安民館
舍施教令四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

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
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注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

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

車輦則轉委積之屬音義

注政音征出下同

疏

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總均

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
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釋曰

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
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
地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
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
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
者此即太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
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已下并車輦竝是力征之稅
若然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
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
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
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豐年人食四
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

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今

書亦有作旬者音義

上時掌反
音旬聶氏常純反

疏

釋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
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
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
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注釋
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也
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
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令移民就穀此無年與
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
也云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
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
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

云均也云讀如營營原隰之營者彼詩營營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有作旬字者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為證也

凶札則無

力政無財賦注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

財賦九賦也疏

釋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則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

能人二誦之歲注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均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

地政不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

政注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注有年無年太平

計之若久不脩則數或闕疏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
之也云久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久久不修
謂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
也

周禮注疏卷十三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其上大夫如州長○上疑當作中以州長本中大夫且疏云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

又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監本訛作此今據漢書食貨志及陸音賈疏改正

凡任地國宅無征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國當作周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疏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監本脫及九貢三字今依注補之

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疏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臣宗楷按上文云遂師旅師歛之疑徵野之賦貢當易以若歛之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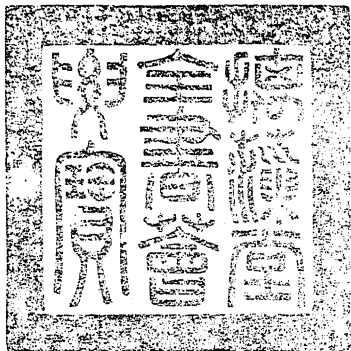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卷十二第十六頁前七行疏日皆用甲刊本
日訛曰今改

後四行疏以共染盛刊本共訛其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疏文俱不及小神刊本俱訛
局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疏君牽牲刊本牽訛率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騰錄監生臣邱桂蟾